

龍霸江湖

上官雲飛

著



I247.5

T048231

<1906.7>

龙霸江湖

上官云飞 著



22267978

(下)

徐州师院图书馆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145号

封面设计: 雪 飞

责任编辑: 于 岭

龙 霸 江 湖

上官云飞 著

*

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(北京安外六铺炕)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26 字数: 700千字

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2300套

*

ISBN 7—5008—0945—X / I·221

共三册

定价: 14.60元

7 7048231

难兄难弟

青衣老者目光深注地接道：“老弟曾经吃过那娇妇的亏，对不对？”

灰衫文士讪然点首道：“是的。”

青衣老者笑了笑：“所以你心头恨她，但当你见到她时，却又有爱恨难分、意乱情迷的感觉，也所以才有今晨那种不自觉地提醒她的话说出来？”

“对！对极了！”灰衫文士连连点首之后，又殊感讶异地问道：“老丈你怎会知道的？”

青衣老者长叹一声道：“因为，老朽是过来人，如果我的猜想不错，咱们还算得上是‘同仇敌忾’，也是‘同病相怜’。”

灰衫文士注目问道：“老丈以为我是谁呢？”

青衣老者目光深注地道：“你，应该是那位失踪已久的长春谷现任谷主、生死不明的许元良。”

灰衫文士始则一愣，继则注目问道：“老人家何以见得？”

青衣老者笑了笑：“想当然耳！”

灰衫文士蹙眉说道：“‘长春谷’一向与人无忤，与世无争，更不为江湖人物所知，老丈又是怎会知道有‘长春谷’这一所在的？”

青衣老者笑道：“这是表示老弟你已承认是许谷主了？”

灰衫文士长叹一声道：“我承认是许元良。”

青衣老者自我解嘲地笑道：“好！好！吾道不孤，又算是多了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。”

许元良蹙眉接道：“小可还没请教老丈您？”

青衣老者含笑接道：“老朽纪治平。”

接着，又深长地一叹道：“老弟台，如非是在你这位同病相怜的人面前，这纪治平三字，我是打算让它永远埋葬的了。”

许元良也长叹一声道：“鉴于我自己的遭遇，我倒是不便再问你什么啦！”

“不！”纪治平正容接口道：“你我之间，不应该有秘密可言，也不应该有什么不好意思。不过，这么站着说话，未免太费劲，咱们还是就地坐下来，慢慢地谈吧！”

许元良点点头，两人就地坐下之后，纪治平讪然一笑道：“许老弟，先说我自己那一段光荣往事，也算是‘抛砖引玉’吧！”

接着，他才娓娓地将他与公冶如玉那一段艳史，一直到为止的经过，简略地说了一遍。

许元良静静地听完之后，才一错钢牙道：“这狗矢不如的妖妇……”

纪治平苦笑着截口问道：“老弟想想看，咱们之间，算不算得上是‘同病相怜’，与‘同仇敌忾’？”

许元良点点头道：“不错。”

接着，又注目问道：“那‘翡翠船’还在纪老人家手中？”

纪治平道：“‘翡翠船’目前在我那二徒弟手中，老弟请放心，只等这一场大劫平定之后，一定完璧归赵。”

话锋略为一顿之后，又正容接道：“‘翡翠船’如何在老朽手中，此中还有一段因果，但老朽以人格保证，决非以不光明手段获得。”

许元良点点头道：“这个，小可自是信得过。”

纪治平接道：“关于这一点经过，待会再行详告，我希望先行知道老弟与那妖妇结识的经过？”

许元良苦笑道：“提起这件事，可比纪老人家的遭遇更要丢人得多。”

纪治平笑道：“咱们‘难兄难弟’之间，谁还能笑谁么！”

许元良忽有所忆地，注目问道：“纪老人家，方才曾两度提到对朱姥姥和小女解危之事，不知她们现在……”

纪治平含笑截口道：“许老弟请尽管放心，有关令媛与朱夫人的安全，老朽已交待小徒邵友梅，偕同徒孙柳如眉，暗中跟踪照顾，纵有危险，也能援助。许元良停了一会才注目问道：“有关‘翡翠船’失踪的经过，纪老人家想必已经由朱姥姥口中听说过了？”

“是的。”纪治平笑了笑道：“说来，我是由一旁暗中偷听来的。”

许元良道：“那么，我只好偷点懒，由我离开长春谷的那一段时间说起了。”

纪治平点点头，许元良却长叹一声道：“这是孽，也是一笔糊涂得无以复加的糊涂帐。”

纪治平不禁问道：“是怎样一个糊涂法呢？”

许元良苦笑道：“有关贱内裴玉霜与令徒百里源之间的关系，纪老人家已经知道了？”

纪治平点了点头，许元良轻轻一叹道：“事实上，他们两人在我婚后不久，就已经勾搭上手。”

纪治平讶问道：“难道那畜牲竟敢公然跑到长春谷去？”

许元良道：“那倒不是。纪老人家当知道，先父弃世之后，我的第一件工作，就是继承他老人家遗志，搜寻被人家窃走的‘翡翠船’。”

纪治平道：“这个，我也可以想像得到。”

许元良沉思着接道：“当我扮当就绪，准备出发时，裴玉霜却也嚷着要同我一起出去。”

纪治平含笑接道：“这一嚷，就嚷出毛病来了？”

许元良微微点首道：“当时，次女双城才满月不久，我本来不答应的，但她一再纠缠，说的理由也很动听，于是，我只好答应下来。想不到这一答应，却促成了她与百里源勾搭的机会。等我发觉时，后悔已经来不及了。”

顿住话锋，长叹一声道：“纪老人家，请想想看，‘翡翠船’始终如石沉大海，却还要赔上自己的老婆，此情此景，我还有脸皮再回长春谷么？”

纪治平笑了笑：“你不回长春谷，对奸夫淫妇而言，那正是求之不得啦！”

许元良苦笑一声，又娓娓地接了下去：“纪老人家当能想像到，当时，我是一种怎样的心情，世间还有比自己老婆偷人更窝囊的事么？”

自然，纪治平只有报以同情的苦笑。

许元良轻轻一叹道：“当时，我年纪还轻，心里一想不开，就常常有自杀的冲动。就在这种极端痛苦的心情之下，公冶如玉却乘虚而入，征服了我的一切。

当然，那时候还不能完全怪公冶如玉，因为我自己也需要，我需要麻醉，我需要刺激，也需要向百里源、裴玉霜二人报复。”

许元良禁不住长叹一声之后，才幽幽地一叹道：“可是，这一段胡帝胡天的荒唐生活，前后也不过年把时光，那妖妇就将我一脚踢开了。”

纪治平讶问道：“那是为了什么呢？”

许元良苦笑道：“因为我放纵过度，已经是疲不能与啦！”

纪治平轻轻一叹，没接腔；许元良也轻轻一叹道：“一直到现在，我还是了无生趣。这，也就是我今天跑到梵净山来的原因。”

纪治平注目问道：“是找那妖妇算帐？”

“不！”许元良摇头接道：“事先，我根本不知道那妖妇在这儿，纵然知道她在这儿，自度也没力量找她算帐。”

纪治平注目问道：“那么，老弟此行是……？”

许元良讪然一笑道：“此行目的，是找一种能够恢复青春的‘回春草’。”

纪治平点点头道：“不错！传说中，这梵净山是有这么一种灵

药，可是，也仅仅是止于传说，而不曾有事实证明。”

许元良苦笑道：“不论如何，我总得为自己尽尽心力。”

纪治平喟然一叹道：“怪不得今晨你曾说那妖妇，毁了你的一生幸福。”

许元良苦笑着，没接腔。纪治平忽有所忆地一愣道：“按情理，那妖妇听到你这话以后，应该想起你是谁的了，可是她……”

许元良截口接道：“这可分两方面来说，一方面是她毁去人家一生幸福的人太多了，拿不准我是哪一个；另一方面，当她弃我而去时，我几乎已不成人形。她冷笑着告诉我，最多只有三个月好活，所以她想不到我还会活着。”

顿住话锋，回忆了一下之后，才长叹一声道：“当时，我几乎想一头撞死，免得丢人现眼，但那股复仇的怒火，却支持我活了下来，到如今，我不但还活着，也差不多已恢复了原有的功力。”

接着，又一错钢牙道：“那妖妇的功力，本来差我甚远，但如今，我知道，我已不是她的敌手了。我大部分的时间，都用在踏遍三山五岳，搜寻能增进功力以及能恢复青春的灵药的工作上。”

纪治平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老弟台，照你今晨对她的情形而言，纵然你的功力强过她了，恐怕你也下不了杀手。”

许元良咬牙恨声说道：“我会下手的！”

纪治平接问道：“当你们交往时，那妖妇没向你透露过‘翡翠船’就在我手中的消息？”

“没有。”许元良沉思着接道：“一直到她弃我而去时，才说出这消息来。”

纪治平道：“这多年来，你一直没回长春谷去过？”

许元良道：“我恨裴玉霜那贱人，更无面目见‘江东父老’，所以，尽管我心中非常想念两个女儿，却是始终欲行又止。”

纪治平接问道：“对于搜寻灵药的工作，是否已有所获？”

许元良摇头苦笑道：“没有。”

纪治平正容接道：“老弟台，前面已经说过，你我二人，算得上是‘同仇敌忾’、‘同病相怜’的‘难兄难弟’，尽管你我才是初逢乍识，但基于上述的三个因素，咱们是否可以真诚地来合作一番呢？”

许元良微微一呆道：“如何合作法？”

纪治平沉思着接道：“你帮我解救林志强，我帮你搜寻灵药，必要时，合咱们两人之力，也未尝不可以解决那妖妇，如果像今晨那种机会能够重演的话。”

许元良点点头道：“好，我同意。”

纪治平正容说道：“那么，咱们就此一言为定。从现在起，你的困难，就是我的困难；我的事，也就是你的事。”

许元良连连点首表示同意，道：“好，好！不过，纪老人家方才还有两件事情，说得语焉不详，能否请说详细一点？”

纪治平笑问道：“老弟所指，是哪两项？”

许元良道：“第一，是获得‘翡翠船’的经过，第二，是纪老人家被令徒软禁之后，如何脱险的详情。”

“好！我先说获得‘翡翠船’的经过。”纪治平点首沉思着接道：“老弟台！如果我不加以说明，你永远不会想到，那盗取‘翡翠船’的人，是你们长春谷的家贼。”

许元良一愣道：“家贼！那是谁？”

纪治平道：“是一个叫许精忠的人，应该算是令尊的忠实仆人之一。”

许元良微一沉思之后，才点点头道：“我想起来了，是有这么一个人。朱姥姥曾经说过，此人人如其名，非常忠实，因而每次出谷采购日用品的差使，先父都是派他，想不到忠实的人，却偏偏出了毛病。”

纪治平意味深长地一叹道：“这世间，多的就是外貌忠顺，而

内心奸诈的人物。”

“可是，”许元良蹙眉接道：“据朱姥姥说，此人于‘翡翠船’失踪之前，就已患急症死去。”

纪治平笑道：“他如果不先行‘死’去，‘翡翠船’又怎能运出谷外，再如何脱得了嫌疑？”

许元良不禁张目讶问道：“难道说，‘翡翠船’是由棺材中运出谷外的？”

纪治平点首笑道：“应该算是由‘尸体’上运出谷外的。”

许元良接问道：“这些，纪老人家又是怎样知道的呢？”

何处是儿家

纪治平笑了笑：“说来，该算是那位许精忠的贼运欠佳了。事情经过是这样的。”

话锋略为一顿之后，才沉思着接道：“当时，我正因事途经伏牛山区。在一个偶然机会中，听到一处密林中，有人在窃窃私语着。那时候，我还年轻，好奇心特强，对于深山密林中有人窃窃私语，自然不会放弃偷听的机会……”

许元良截口苦笑道：“想不到这一偷听，就引出你我二人今天这无限的烦恼来？”

纪治平也苦笑着点了点头道：“偷听结果，知道他们一个叫许精忠，是长春谷谷主的家奴，一个是伏牛山飞虎寨中的一个头目。许精忠因为不甘永为奴仆，乃伺机窃取主人重宝，并事先在谷外联络好那个头目；在谷内，则收买两个意料中必然会替他办理善后的同事，然后，诈死将重宝运出……”

许元良不禁为之一错钢牙，恨声说道：“好一个狗奴才，倒真是做得天衣无缝。”

纪治平接道：“许精忠的计划，算是很顺利地完成了。他事先与那飞虎寨的头目所谈条件，是以黄金十两为酬，但那头目却因贪心不足而临时变了卦，他认为不管对方窃出的是什么重宝，他不想过问，但仅凭其挖墓开棺，等于救了对方一命的这一点上，也不止值十两黄金，因而他坚持将酬金改为黄金百两，否则，即向对方主人检举。”

说到这里，纪治平轻轻一叹道：“那两个，讨价还价，僵持不下之间，倒真成了‘鹬蚌相争’，便宜了我这个‘渔翁’。”

不过，平心而论，当时我之所以强行出头，是好奇心多于贪心的。当时，天已薄暮，密林中更是显得暗沉沉地，有如黑夜。

为了收先声夺人之效，我取出手帕，将面孔蒙住，蓦然出现，并故意哑着嗓子，沉声喝道：‘你们两个，做得好事！’……”

纪治平顿住话锋，含笑问道：“许老弟猜猜看，当时，他们两个，作何反应？”

许元良苦笑道：“这事情，可没法猜。”

纪治平也苦笑道：“一直到现在，我还是想不通，也不知道是凭哪一点，许精忠竟把我当成令尊。我的话声未落，他已突然矮了半截，磕头如捣蒜地连声说道：‘谷主开恩，谷主开恩！’……”

这情形，使我有如丈八金刚，摸不着头脑。而这当口，那个飞虎寨的头目，已拔足飞奔而去。当时，我也不知是哪来的灵感，竟不加思索地大喝一声道：‘鼠辈留下命来！’

当然，那个‘鼠辈’是跑得更快了。我，一方面禁不住心头暗笑，另一方面，也在筹思着如何发落跪在面前的许精忠的办法时，却是忽听到‘扑’地一声，但见血花四溅之下，许精忠竟已自碎天灵而死！”

许元良点点头道：“他既已将你当成先父，除了自裁之外，已别无他途可循。”

纪治平接问道：“那是为什么呢？”

许元良道：“因为本谷纪律极严，尤其是对叛逆的处置，更是严上加严！”

纪治平苦笑道：“那么，他又是凭什么错把我当成令尊的？”

许元良笑了笑：“那是因为你身材同我先父近似，而先父的嗓音，也是有点沙哑，兼以黑夜中，你又蒙着面孔，诸般巧合之下，才把他给吓死了。”

纪治平‘哦’了一声之后，才苦笑着接道：“不瞒老弟说，当时那情形，不但大出我的意料之外，也着实使我吓了一大跳。我愣了半晌之后，才一错钢牙，俯身在许精忠的尸体上搜索起来。但那搜索的结果，却又吓了一大跳，也使我大大的为难起来！……”

许元良截口讶问道：“那是为什么呢？”

纪治平苦笑道：“老弟想想看，‘翡翠船’是只闻传说，而不曾有人见到过的武林瑰宝，如果一下子到了你的手中，你会做何感想呢？”

许元良笑道：“这倒委实是一件值得惊喜的事。”

纪治平长叹一声道：“当时，我脑海中，足足经过了顿饭工夫的天人交战，终于贪心战胜了理智，我把‘翡翠船’吞没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才歉意地一笑道：“老弟，这是我唯一感到抱歉的地方。当时，我没将‘翡翠船’送到长春谷去！……”

许元良截口笑道：“如果当时你将‘翡翠船’送回去了，今天，你我就没事情做啦！”

纪治平含笑接道：“老弟真是圣人，真是圣人。”

许元良正容说道：“纪老人家，自私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我想，任何人处在当时你那种情况之下，也不会比你做得更漂亮。”

纪治平笑道：“如果是圣人，就不同啦！”

许元良撇唇一笑道：“圣人也是人，可不是神。”

一顿话锋，又注目微笑道：“纪老人家，请继续说另一个故事吧！”

纪治平笑问道：“就是有关我如何脱险的问题？”

许元良点了点头。纪治平含笑接道：“其实，这倒没甚可说的……”

许元良截口笑道：“没什么好说的，总不至于是你那两个逆徒自动放你出来的吧？”

“那当然不会。”纪治平笑了笑，才沉思着接道：“老弟台，在说出我脱险之前，我要先告诉你一个秘密。虽然，你算是正牌的‘翡翠船’原主，这秘密，我却断定你必然还不知道。”

许元良注目讶问道：“那是怎样的秘密呢？”

纪治平道：“那就是‘翡翠船’上的武学，是因保有者资质、秉

赋以及悟性的不同，而有不同的成就的。也就是说，它在我手中，我所获的成就，可能不同于别人；而在你手中，则其成就，可能又不同于我。”

许元良呆了呆道：“这倒是闻所未闻的说法。”

纪治平道：“我绝对没有故意耸人听闻。”

许元良道：“这点，我当然信得过，只是，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？”

纪治平正容说道：“那是因为‘翡翠船’上的武功心法，因习练者颖悟力之不同，因而有多种解释。这就是说，朝东、南、西、北，都可以走，每一条路都走得通，但每一条路，都各有其不同的成就。”

许元良这才“哦”了一声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纪治平接着说道：“现在，回到我如何脱险的本题了。当我发觉那两个畜牲的狰狞面目之后，我自己也不能不亡羊补牢地用上了心机，那就是故意在公冶如玉面前，装成一副忧伤过度的萎靡神态，藉以松弛他们对我的戒备。”

许元良笑问道：“他们居然相信了？”

纪治平道：“开始是有点怀疑的，但他们终于斗不过我的表演天才，而不得不相信了。”

许元良笑道：“相信了以后呢？”

纪治平笑了笑：“那自然是对我的戒备松弛了下来。前面已经说过，那两个畜牲之所以没向我下毒手，是想以水磨功夫，逼出我手中的‘翡翠船’来。

当他们久劳而无功之后，才不得不显出狰狞面目，将我软禁起来，并点住我两处偏穴。

也就是因为上述原因，他们认为我没力量自行运气冲穴，而幽禁之处，又是一个非常险峻的天然石洞。一般普通高手，纵然不加禁制，也不易逃脱，因而他们的戒备方面，也更加松弛，只

派了一个心腹死党看守着。”

许元良含笑接问道：“在此种情形下，于是你轻易地脱逃了？”

纪治平苦笑了笑，道：“哪有那么轻易的。老弟台，在那暗无天日的山洞中，我足足呆有十余年哩！”

许元良讶问道：“为何要那么长的时间哩？”

纪治平含笑反问道：“老弟台，由你自己所受的教训，你应该知道公冶如玉的厉害呀！”

许元良方自尴尬地一笑，纪治平又接着说道：“老弟，当时我那忧伤过度、萎靡不振的神态，一半固然是伪装，另一半却也是事实啊！”

许元良深表同情地，讪笑着点了点头。

纪治平微一沉思之后，才长叹一声，接道：“虽然已经事过境迁了，但现在回想起来，心头仍有余痛！”

许元良改以轻松的语气接道：“纪老人家，别心痛了，还是把它当做别人的故事说吧！”

“你倒说得轻松。”纪治平笑了笑：“为了节省时间，我只好长话短说了。”

许元良微笑地道：“我不反对就是。”

纪治平苦笑着接道：“当时，我委实是功力大减，没法脱困，于是，在百无聊赖中，只好将记在心头的那些武功心法，一再地反复推敲，终于，我发现了它另外还有好几种练法。于是，我选择了自认是最好的一种练法，暗中痛下苦功。于是，我的功力得以逐渐增进，终于使我逃脱了那两个畜牲的魔掌。”

他，一口气说到这里，才如释重负地，长吁了一声，道：“老弟台，故事已说完了，还有什么疑问么？”

许元良笑了笑：“一时之间，倒是想不起要问些什么了。现在，我只问你一件事，老人家目前的功力，是否已高于从前？”

纪治平苦笑道：“老弟，哪有这么简单的事。目前，我的功

力，不但没超过从前，连要想恢复到从前的标准，也至少还得下一年苦功才行哩！”

许元良不禁长叹一声道：“但愿我们能找得到增进功力的灵药就好了。”

纪治平淡淡地一笑道：“那就得看你我难兄难弟的福缘如何啦！”

接着，又神色一正道：“老弟，不论是找寻灵药也好，解救林志强也好，可能都不是十天半月所能解决的事。但我们必须有信心，有耐性，暂时潜伏在这梵净山中，以待机缘。”

许元良点首接道：“是的，这道理我懂得。”

纪治平笑了笑：“老弟，我已经物色好了一个绝佳的藏身之处，咱们一同前往瞧瞧……”

× × ×

纪治平、许元良这一对难兄难弟，以守株待兔的精神，在梵净山中静待机缘的事，暂行按下。

且说那位来自长春谷的朱玫，率领许双文、许双城两姊妹离开梵净山山区之后，仍然循原路向川、湘、黔三省交界处的茶洞进发。

这三位，并未隐秘行藏，也仍然是原来的装束，可能是心情太沉重，也可能是一时之间而不知何去何从，因而等于是以一种游山玩水的姿态，随遇而安，一直到第二天的黄昏时分，才到达茶洞。一行三人，仍然是投入那家曾经住过的“兴隆馆”中。

因为是老主顾，店家对她们特别巴结，将该栈中最好的两间上房腾了出来，两位姑娘共住一间，朱玫则独用一间。

盥洗更衣、进过晚餐之后，朱玫才向二位姑娘以真气传音说道：“晚上睡眠时，要特别提高警觉。”

许双文一愣之后，也传音问道：“难道姥姥有甚发现？”

朱玫点点头道：“是的，我们这一路行来，我已发现暗中至少

有两个在跟踪。”

许双城接问道：“那是两个怎样的人呢？”

朱玫沉思着接道：“好像是一男一女，身手都很高明。我之所以故意要你们延缓行程，原来是希望有所发现，可是，那两个人都狡猾得很……”

许双文接口问道：“姥姥您判断那两人，也到了这儿？”

朱玫笑了笑道：“可能住在隔壁的‘悦来栈’中，也可能同我们住在这一家。”

两位姑娘黛眉一挑，美目中呈现一片杀机。

朱玫连忙传音制止道：“记着，在敌人未发动之前，我们必须仍然装出若无其事似的。”

两位姑娘强忍心头怒火，轻轻地长叹一声之后，许双文才以正常语声，低得只有几人听见的声音问道：“姥姥，我们究将何往？”

朱玫幽幽地一叹道：“我也不知道。目前，我们是走一步，算一步，走到那儿，就算那儿。”

许双城注目问道：“我们不如先回家去一趟。”

朱玫苦笑道：“家？孩子！目前，你是有家归不得啦！”

许双城蹙眉接道：“姥姥之意，是说那个百里源……”

朱玫截口接道：“现在，暂时不要胡猜，咱们以不变应万变，看看他们能玩些什么花枪出来。”

许双文美目深注地问道：“姥姥，关于我们的目的，我想您心中一定有腹案？”

朱玫笑了笑，道：“既然是腹案，自然还是不便公开了。”

接着，又神色一正道：“双文，双城，你们两姊妹，是否还像从前一样地信任姥姥？”

二位姑娘同时点了点头道：“那是当然。”

朱玫正容接道：“既然你们还是信任姥姥，那么，姥姥可以正